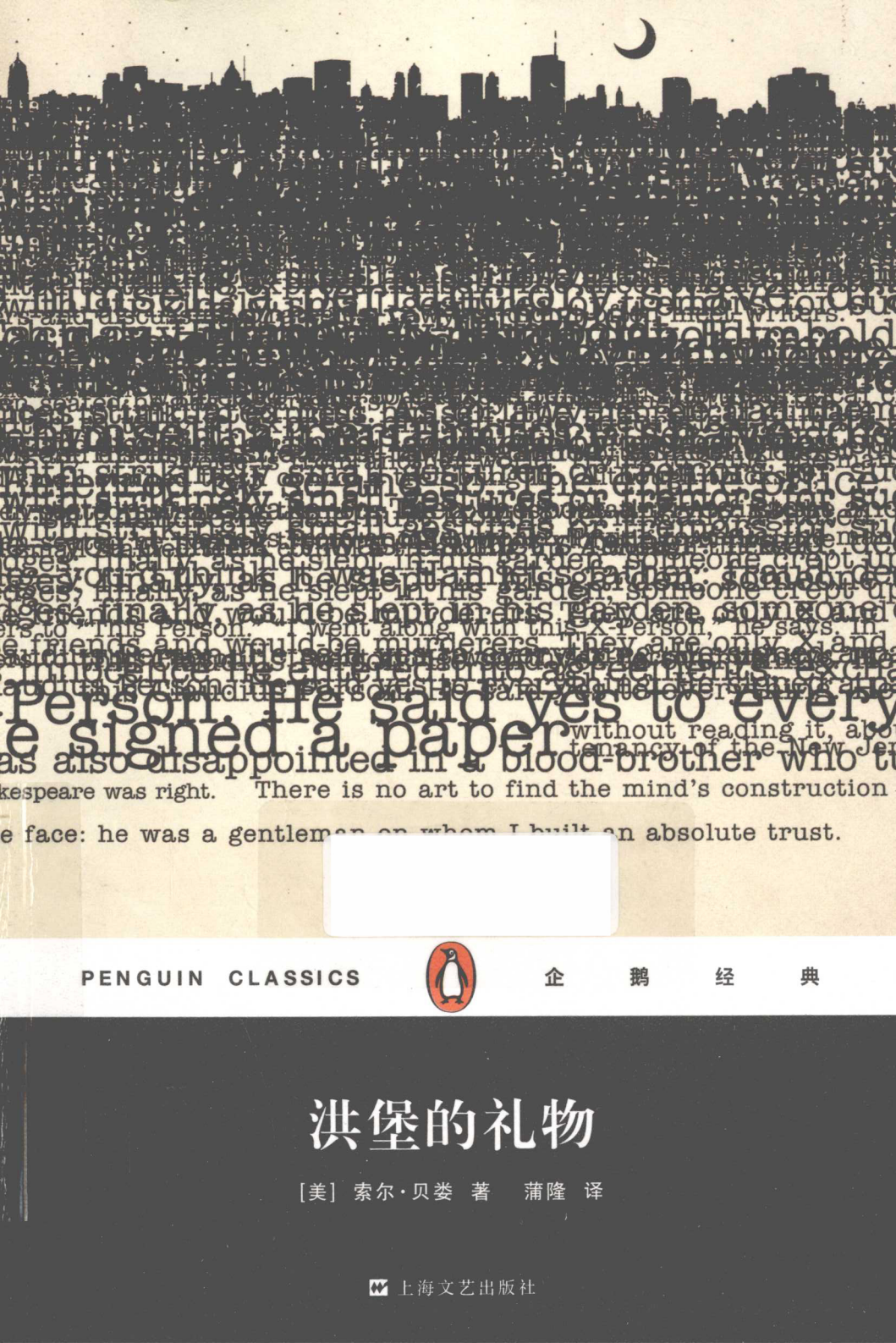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洪堡的礼物

[美] 索尔·贝娄 著 蒲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洪堡的礼物

[美] 索尔·贝娄 著 蒲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堡的礼物/(美)贝娄著;蒲隆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502-6

I. ①洪… II. ①贝… ②蒲…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983 号

Saul Bellow
Humboldt's Gift

Copyright © 1973, 1974, 1975, Saul Bellow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695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特约策划: 邱小群
责任编辑: 望 越
封面设计: 索 迪

洪堡的礼物

〔美〕索尔·贝娄 著
蒲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03,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02-6/I·4388 定价:45.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形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洪堡的礼物

1

不是“光线”而是“光”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歌谣集在三十年代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轰动。洪堡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人物。远在中西部的我，当然更是热切地期待着。这一点，我是从不讳言的。他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新一代的奠基者。他漂亮，白皙，身材高大，严肃而诙谐，是一个博学的人。这家伙真是走了运。所有的报纸都在评论他的作品。他的照片在《时代》周刊登出时，没有遭到贬责，《新闻周刊》还对他大加赞扬。我热情满怀地读着《滑稽歌谣》。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昼思夜想的只有文学。洪堡对我展示了做事的新途径。我欣喜若狂，羡慕他的运气，他的才智以及他的声誉。五月，我到东部去拜访他，也许是想亲近亲近他。我乘坐“灰狗”长途汽车，沿斯克兰顿^①线，用了大约五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了那段路程。那倒无所谓。车窗敞开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群山呢。树木正在抽芽，一派贝多芬《田园交响乐》中的景色。我的心不禁为满目的青翠所陶醉。曼哈顿也美不可言。在那里，我租了一个小房间，每星期三元，同时找到了一个工作：走门串户推销福勒牌刷子。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比兴奋。我给洪堡写了一封表示崇敬的长信。于是他邀我到格林尼治村^②去谈论文学，交流思想。他住在贝德福街丘里饭店^③附近。他先给我倒了杯清咖啡，随后又往那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呵，你是个蛮漂亮的小伙子，查理，”他对我说，“你大概

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城市。

② 纽约市文艺界人士聚居的地区。

③ 20世纪20年代末纽约著名饭店，文人聚会的场所。

还有点儿狡狴吧，我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快要谢顶了。好一双美丽多情的的大眼睛。你当然喜欢文学喽，这一点很重要。你有感应性。”“感应性”这个字眼是他首创的，后来这个词儿便风行起来了。洪堡为人和善，他把我介绍给同村的住户，给我书籍，让我写书评。我一直喜爱他。

洪堡的成功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到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衰落了。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也声名鹊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啊钱！洪堡则拿这笔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还没有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他依然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就拿查理·西特林来说吧，他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投上我的门来，现在他居然搞到百万家产。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赚那种钱呢？——又是一种凯恩斯^①吗？对啦，凯恩斯，一个驰名世界的人物，一个经济学天才，布鲁姆斯伯里^②的王子。”洪堡说，“娶上个俄国芭蕾舞演员，钱就随之而来。可是这个变得如此富有的西特林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从前还是莫逆之交呢！”洪堡确切地说，“不过，那家伙总是有些反常。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呆在芝加哥干吗呢？他一定是怕露馅。”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便利用自己的才华来攻击我。他干得出色极了。

我并不热衷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得要命。这种做好事的情感，可以追溯到早年对生存的意义独特感受——我好像陷进了透明的生活深处，兴奋地、拼命地摸索着生存的意义。我清楚地感到，瑰丽的面纱、虚幻的境界，以及玷污着永恒的白光的五彩玻璃的圆顶^③，而我就在紧张狂乱之中哆嗦。对那些事

① 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

② 伦敦市内大英博物馆所在地，20世纪初曾为文化艺术中心，以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凯恩斯等经常于此定期聚会而闻名。

③ 此句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长诗《阿童尼》第五十二节的两行。原诗为：“生活，就像五彩玻璃的圆顶，玷污着永恒的白光……”

情，我是着了迷啦。洪堡是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到后来他却一点都不同情我了。他自己病愁潦倒，对我也毫不宽容。他一个劲地强调瑰丽的面纱和巨额金钱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赚的那些钱是钱自己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这样嘛。昨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对财富感到忧郁的文章，“人类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的历史里，并不都是如此富足的”。在五千年匮乏中所形成的思想，现在被歪曲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有时候甚至抗拒这种变化。

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孩子们每到冬雪初化的三月天，便要四出寻财探宝。肮脏的雪在马路旁堆积着，消融的雪水在沟渠里蜿蜒流动，闪闪发光。这时你可以发横财啦——瓶塞呀，齿轮呀，铸着印第安人头像的小钱呀，都可以找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差不多成个老头子了，我发现自己竟然离开了人行道，顺着路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找什么呢？我这是怎么了？假如我真捡到一角或者五角的硬币，那又该怎么样呢？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复活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面对这一切，洪堡将会说些什么呢？

每当听到他对我的恶意中伤时，我往往觉得自己对他的观点也是同意的。“他们给西特林颁发普利策奖，那是由于他写了关于威尔逊与图马尔蒂的书。普利策奖是发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的，不过是对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之辈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与其说得奖，倒不如说是为普利策充当活广告，充其量当你一命呜呼之时，讣告开头可以写上这么一句：‘普利策奖得主逝世了。’”我想，洪堡此话也不无道理。“而西特林就两次获得这种奖金，头一次是他写了那出伤感戏，使他得以在百老汇发迹；另外又取得了电影制片权，他从中又捞到相当的份额。我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剽窃行为。不过他的确从我身上偷去了一些东西——我的个性。他根据我的个性塑造了他的主人公。”

这些狂言听来刺耳，但细想并非全然没有根据。

他能言善辩，一个人在那里可以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是个即兴演说家，诋毁别人的老手。说老实话，被洪堡糟蹋一下倒是一种荣幸，就像给毕加索的双鼻肖像或者苏蒂恩^①画的扒出内脏的小鸡充当题材一样。钱一直在激发着他。他顶爱谈论有钱人。靠办纽约小报起家的洪堡，还经常提到以前曾经轰动一时的丑闻，诸如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哈里·骚和艾维琳·内斯比特^②，还有爵士时代，司各特·菲茨杰拉德^③以及超级富翁。亨利·詹姆斯^④的女继承人他非常熟悉。有时候，他自己都可笑地谋算着发财。然而他真正的财富就是文学。他胸罗万卷。他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只想在这噩梦之中好好睡一夜而已。失眠使他更加博学。他彻夜不眠地读着大部头——马克思和桑巴特^⑤、汤恩比^⑥、罗斯托夫采夫^⑦、弗洛伊德。谈到财富，他便把罗马的奢华同美国新教徒的富贵加以比较。他有空就钻研犹太人——乔伊斯^⑧笔下的证券交易所外面戴大礼帽的犹太人。他会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施里曼^⑨挖掘出的阿伽门农^⑩的贴金脑壳或者死亡面具上去。洪堡的确健谈极了。

① 苏蒂恩（1894—1943），旅居法国的立陶宛画家。

② 艾维琳·内斯比特（1884—1967），美国女演员。1906年由于她丈夫哈里·骚枪杀一名建筑师而弄得全国轰动，声名狼藉。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构成了1927年轰动的离婚案。

③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爵士时代”（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开始流行）青年人的幻灭感，多半描写有钱人的生活。

④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和批评家。长期居住英国，并于1915年入英国籍，现代心理小说创始人。他的小说《华盛顿广场》先后改编成戏剧和电影，名为《女继承人》。

⑤ 桑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

⑥ 汤恩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

⑦ 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俄国-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⑧ 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

⑨ 施里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

⑩ 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曾发动特洛伊战争，为希腊联军统帅。

他父亲是匈牙利犹太移民，曾追随潘辛将军^①麾下，驰骋于奇瓦瓦^②，在以妓女和马匹闻名于世的墨西哥追捕过潘乔·比利亚（他和我父亲不同。我父亲是一位身体矮小的体面人物，是不屑干这等差事的）。他父亲就是这样闯入美国的。因此，洪堡起初只谈靴子、号角、野营什么的，而到了后来，便也谈起佛罗里达的轿车、豪华旅馆和娱乐场所来了。经济腾飞时期，他父亲在芝加哥呆过，在那里经营房地产生意，在滨水饭店租了一套房子。夏天，他就把儿子叫去。洪堡也熟悉芝加哥。在棒球名将哈克·威尔逊和伍迪·英格利希大显身手的时日，弗莱谢尔家在里格利运动场有一个包厢。他们常常开着利箭牌或者希斯潘诺-苏莎牌汽车（洪堡是个汽车迷）去观看比赛。芝加哥有小约翰·海尔德^③美丽的绘画，有穿一脚登内衣的漂亮姑娘；也有威士忌、暴徒；在拉萨尔街，还有圆柱林立的森严的银行，在它的钢铁金库里，锁着铁路钱、猪肉钱和收割机的钱。我从阿普尔顿^④来时，对这个芝加哥一无所知。我同波兰小孩在高架铁道下玩骑驴。洪堡在亨利西餐厅吃香甜的椰子巧克力蛋糕。至于亨利西里面是什么样子，我连看也没看过。

有一回，我在西区路幽暗的寓所里见到了洪堡的母亲。她的脸和儿子十分相像，胖身材，大嘴巴，沉默寡言，浴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满头密密的白发，像个斐济人。她手背上有老年斑，黑黝黝的脸上有更黑的像眼睛那样大的斑点。洪堡欠着身子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只用充满女性深沉的哀怨的目光凝视着。我们离开那座寓所时，洪堡神色郁闷地说：“过去，她常打发我去芝加哥打探老头子的行踪，叫我抄下银行结单、账号和他姘头的名字。她要去控告他。你看，她都快发疯啦！后

① 潘辛将军（1860—194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法美军统帅，曾于1916—1917年率军到墨西哥追捕墨西哥革命家潘乔·比利亚（1877—1923）。

② 墨西哥北部城市。

③ 小约翰·海尔德（1889—1958），美国作家、画家。

④ 威斯康星州城市。

来，在那次股票行情猛跌时父亲丢掉了一切，因心脏病突发客死于佛罗里达。”

这就是他那些妙趣横生的快乐歌谣产生的背景。他是狂郁症患者（他自己的诊断结论）。他有一套弗洛伊德的著作，还经常阅读精神病学杂志。当你读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之后，你就会觉得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精神病理学。洪堡的感觉正是如此。他常给我引述《李尔王》中的诗句：“城市里有反抗，乡村里有叛乱，宫廷里有政变，父与子的系带已经扯断……”他把“父与子”念得很重，“毁灭性的骚乱纷纷攘攘地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进坟墓。”

是的，就是在七年前，他被毁灭性的骚乱送进了自己的归宿。现在，当新版文选出版的时候，我到布伦塔诺书店的地下室去查核，得知洪堡的诗被砍掉了。那些拼凑这套选集的下流胚、文学的葬送者、政客们，已经不再需要过时的洪堡了。这样，他的思想、作品、感情便一文不值了；那些充满着对美的召唤的文字，除了耗尽他的心血而外，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家下等客栈里倒下去了。而我，一个和他迥然不同的作家，正当飞黄腾达之际，在芝加哥悼念着他。

要当一个美国诗人的崇高思想，有时使洪堡觉得自己是个可笑的角色，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我们都像流浪汉和毕了业的学生一样，在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或许美国是不再需要艺术和内在的奇迹了，因为它外在的奇迹已经足够了。美国本身是一宗大投机买卖，很大。它掠夺得越多，我们剩下的也就越少。因此，洪堡的所作所为势必成为离奇滑稽的笑料。不过，当他停下来思索的时候，他的怪异会有所中断，他企图使自己摆脱这个美国世界（我也在这样做呢）。我发现，洪堡在苦苦思索着，如何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才能使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完满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于是，他便试着吃药、喝酒，到头来不得不采取好多疗程的电休克疗法。正如他所经历的那样，最后所形成的局面是洪堡与疯狂的斗争，而疯狂

完全占了上风。

近来，我的情形一直不大好，这时候洪堡在坟墓里起了作用，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我们曾经闹得很凶，又一度疏远了十五年，然而，他毕竟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继承了一笔遗产。

虽然洪堡还是那样善于逗趣，但他的神志显然越来越不正常了。除了那些只知戏谑别人的人而外，谁也不会忽略这种病理学上的因素。他是个仪态潇洒、举止乖张的人物。他面目开阔，肤色红润，是个具有魅力、多才善辩、饱经忧患的人。我一向对他怀着仰慕之心，然而他却满怀激情地奏完了成功的主旋律。他是以一个失败者而告终的。即使把这些字眼大写了又有什么结果呢？我总是在回避这些神圣的字眼，而洪堡，我认为是堆砌得太多了——诗呀，美呀，爱呀，荒原呀，异化呀，政治呀，历史呀，无意识呀，不一而足。当然，狂郁症患者也总要大写。在他的心目中，美国伟大的狂郁症患者就是林肯，而丘吉尔及其所谓的沮丧情绪则是狂郁症的典型病例。“拿我来说吧，查理，”洪堡说，“请想想看，如果说精力就是乐，富足就是美，那么狂郁症患者就比别人更懂得乐与美，因为有谁还能比他拥有更多的精力和富足呢？也许增加抑郁就是精神的策略。弗洛伊德不是说过吗，所谓快乐者，不是别的，只是痛苦的缓解而已。因此，痛苦越多，所包含的快乐也就越强烈。不过还有更加原始的说法，认为痛苦是精神有意制造出来的。总之，人类被某些个人的富足和美弄糊涂了。狂郁症患者一旦摆脱了他的愤怒就会势不可挡，甚或可以驾驭历史。我认为，恶化就是无意识的秘密伎俩。至于说伟人和国王是历史的奴隶，我认为托尔斯泰有点离题过远了。不要欺骗自己，国王不过是身居高位的病人。患狂郁症的英雄们，是要把人类拉入他们的轮环，把每个人都带走。”

可怜的洪堡鼓吹他那一套轮环的时间并不长，他也从来没有成为他

的时代的光辉中心。抑郁症死死地纠缠着他。狂放与诗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滑稽歌谣》使他一举成名，过了三十年，洪堡便因心脏病死在通往鲍里街^①的一条横街——西四十路的一家下等客栈里。那天夜里，我正好在纽约。我是到那儿去出差的。所谓出差，自然不是什么正经事。我从来碰不到什么“美差”的。当时洪堡离群索居，住在一个叫伊尔斯贡的地方。后来我到那儿去看过。那儿住着一些靠福利津贴度日的老人。他死的那个夜晚酷热异常，我住在广场饭店里都感到很不舒适。一氧化碳气很浓，颤动的空调器把水滴滴到街上的行人身上。那是一个糟糕的夜晚。第二天上午，我乘 727 喷气机飞回芝加哥，途中打开《时报》^②，看到了洪堡的死讯。

我早已知道洪堡就要死了，因为两个月前，我在街上看见过他，他已经死气缠身了。他可没有看见我。他面色苍白，老态龙钟，一身晦气，拿着一块椒盐卷饼啃着，这就是他的午餐啊！我只是躲在一辆汽车后边看着，却没有迎上前去。我感到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次我是以正当理由去东部出差的，不是去瞎追女人，而是去给一家杂志写一篇文章。就在那天早上，我同参议员贾维茨和罗伯特·肯尼迪乘一组海岸警备队的直升机飞过纽约，然后在中央公园草坪饭庄参加一次政治午餐。头面人物彼此见面，好不高兴。我自己呢，正如他们所说，是“风度翩翩”。如果我显得气色不好，那就会有一副破落相，然而，我知道自己气色挺好的。况且我口袋里有的是钱。在麦迪逊大街溜达的时候，看到商店橱窗里有可心的卡丹或者埃尔美牌领带，不问价钱，我就会买下。我的腹部平平的，穿着八块钱一条的精纺“海岛”棉拳击手短裤。我是芝加哥一个运动俱乐部的成员。尽管上了年纪，我还是尽量保持着体形的优美。我参加一种异常剧烈的壁球运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

① 纽约市的一条街。那一带以廉价旅馆和酒吧出名。

② 本书提到的《时报》均为《纽约时报》的简称。

怎么能跟洪堡搭腔呢？那不是太失身份了吗？我乘直升机在曼哈顿上空盘旋，俯瞰纽约市容，就仿佛坐在一只玻璃舱底的小船里，从一个热带暗礁上掠过。这时，也许洪堡正在从瓶子中间摸索，想找出一点果汁，掺入他早晨喝的杜松子酒里。

洪堡死后，我更加热爱体育运动了。去年感恩节，我在芝加哥逃脱了一次暴徒的袭击。暴徒从黑咕隆咚的小巷里蹿出来，但我却逃之夭夭。那纯粹是条件反射的作用。我敏捷地闪过他，一个箭步冲到大街中央。小时候，我跑起来并不怎么样。而今五十五六岁了，却能一鼓作气飞速脱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就在那天夜里，我夸口说：“我跑一百码短跑准能赛过一个吸毒鬼！”我在对谁吹嘘我的腿力呢？是对一个名叫莱娜达的少妇。我俩正躺在床上。我向她叙述我拼命奔跑脱险的经过。她好像暗示一样（噢，这些美貌女郎是何等温存哟），对我说：“你的体形再好也没有啦，查理，个头不高，倒挺壮实，也满有风度。”她抚摸着我的身体。这时，我的伙伴洪堡却已经归天了。也许他的尸骨已在公墓里腐烂，所剩只有几团油烟了。然而，查理·西特林却在芝加哥的大街上，甩掉了猖狂的暴徒之后，现在，又摆出一副绝妙的体态，躺在一个妖冶的女友身旁。而且，这位西特林已经练就了一种“瑜伽”功，并且学会了用倒立的方法使他那患关节炎的脖子得以松弛。至于我胆固醇低，这一点莱娜达是清楚的。我多次告诉她，医生说我的前列腺十分特别，就像年轻人的；心电图也极为正常。这些令人引以自豪的医疗鉴定，更使我想入非非，如痴如醉。在高级矫形垫上，我搂着酥胸隆起的莱娜达。她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我贪婪地呼吸着她温馨的气息，整个身心陶醉在美国文明（现在已经染上了东方帝国的色彩）的喜悦之中。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还有一座梦幻般的大西洋城^①，在那里的木板路上，我似乎看见另一个西特林。这位西特林已

^① 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旅游胜地。

经年事高迈，弯腰曲背，体质虚弱。他坐在轮椅里，被人从咸涩的细浪旁推过。这是像我一样微弱的细浪啊！可是谁在推我呢？是莱娜达吗？是那个被我在快乐之战中用所向披靡的巴顿装甲部队俘获的莱娜达吗？不。莱娜达是个高大的女子，可是我看不见我轮椅后面的她。莱娜达？不是莱娜达，肯定不是。

在芝加哥，洪堡之死对我来说意味深远。我花了过多的时间对死者沉思，跟死者谈心。我和他的名字原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编织文化虹锦的人们来说，四十年代又显得珍贵起来。在芝加哥，人们传说有一个叫查理·西特林的人，说他仍然健在，昔日是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朋友。那些舞文弄墨、著书立说的人们，或给我写信，或坐飞机来，跟我讨论洪堡。我得说，在芝加哥，人们怀念洪堡是很自然的。地处五大湖——蕴藏着世界淡水量的百分之二十——南端，具有气象万千的外部生活的芝加哥，包含着美国全部的诗意和精神生活。在这里，你可以通过透明的淡水洞察这一切的一切。

“西特林先生，你说冯·洪堡·弗莱谢尔一生浮沉的原因是什么呢？”

“年轻人，你们研究洪堡的目的何在？是想发表文章，开拓事业吗？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

我更加严肃、更加悲痛地思念着洪堡，远远超出了这类描述的表面含义。我爱慕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我不愿失去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我经常梦见洪堡，这就说明我实实在在地爱着他。每一次梦见他都令人十分感动，不禁在睡梦里哭泣起来。有一次我梦见，我们在格林尼治村6号路与8号路拐角上的惠兰零食店相遇。他年富力强，神智健全，同原来在46号大街碰见时他那副呆滞、病态、臃肿的样子判若两人。我们亲热地坐在冷饮柜旁喝着可口可乐。我流着热泪问他：“你一直在哪里来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他极为和蔼、沉静，又好像格外健康、高兴。他说：“现在，我一切全明白了。”